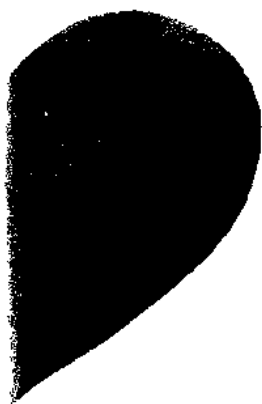


（日）横沟弘史 著
李 兰 译

吉林文艺出版社

女人要比男人多个心眼



女人
要比男人
多个心眼

本书根据株式会社角川书店一九七七年七月十日第二十七版角川
文库本译出

女人，要比男人多个心眼

[日]横沟正史 著

李 平 译

★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天门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69000字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7—5354—0065—5/I·6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611 定价：1.70元

印数：1—53050

内 容 提 要

亿万富翁佐竹玄藏逝世前，将一笔巨额遗产给自己的重外孙女——年轻、美貌的音祢，条件是音祢必须与高头俊作结婚。因为佐竹玄藏年轻时受武内大貳的欺骗，盛怒之下举刀杀死了武内大貳而亡命美国，密友高头省三被疑为凶手而遭处死。高头俊作是高头省三的后代，玄藏老人想以此赎回自己的罪过。

遗嘱中的第二个方案是，如果两人不能结婚，则将遗产平均分配给佐竹家族的后人。

为了争夺这笔巨款，佐竹家族的后裔、亲戚间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，导致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血案，而血案的幕后策划者却是知名学者——音祢的伯父、将音祢抚养成人的上杉诚也。

小说以一个少女的口吻铺陈了事件前经过，描述了女主人公复杂的感受和心理，情绪随情节的跌宕起伏而波动起伏，悬念迭起，一波三折，先给人以窒息感，当谜团冰释后又给人以通畅感。全书余韵悠长，底蕴深沉，深刻揭示了日本社会生活的现状。

本书原名《三首塔》，作者横沟正史是日本著名大众文学家。该书出版后，短短的五年间再版二十七次，并以此为内容之一拍摄了电视连续剧《横沟正史系列》，观众盛况空前。

引 子

渡过千难，历经万险，终于来到了黄昏岭，三首塔已遥遥在望。越过狭窄的盆地，放眼望去，三层建筑的三首塔远远地高耸在对面的半山腰上。时已黄昏，阴云之下，三首塔四周的森林树木好象涂上了一层薄薄的浅灰色，显得那样暗淡苍凉。看到这座塔，我无限感慨。我要讲的这个故事，虽然时隔久远，然而，那确实是我的亲身经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如在梦境。

啊，为了寻找这座塔，耗去了多少时间呵！在这段时间里，又有多少人流血丧生啊！想到这里，我仿佛是在血海里经过一番搏击后泅渡到这里来的。

然而，我知道，不，凭我的直觉，三首塔还不是目的地，这只是一个中转站。虽然我找到了这座塔，但是，可怕的事件绝不会就此结束。

我凝视着朦胧暮色中的三首塔，悬在半空中的心似乎暂时放了下来。可是，猛然间我又从沉思中醒了过来，转脸看了看站在我身旁的那个人。

他为了避人耳目，照常人的习惯，帽檐儿压得很低，缩着脖子，将下巴深深地埋在高高竖起的外套衣领里。他站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，直眉瞪眼地望着三首塔。看他那副神色，似乎要张开大嘴，把那座不吉利的三首塔一口吞下去。他的这种执拗与倔强，我是无法与之相比的。

我不由得浑身颤抖起来。

我怕他。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，而且不达目的，决不罢休。所发生的那些起凶杀案，没准就是他干的。

我怕他，我心里害怕极了。

我也许被他欺骗了。他为了满足私欲，把象我这样一个年轻女子弄到手，还不是易如反掌吗？就我所知，已经有两三个女青年被他欺骗，被他当做玩物，玩腻了，摧残够了，就象垃圾一样把她们扔掉。

他需要我，离不开我，大概是因为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将要归我所有吧。如果那笔财产很顺利地归在我的名下，那么他也许会很巧妙地从我的手中夺走，然后再一脚把我踢开。

只是被他抛弃，倒还算幸运。倘若他将我从这个世界上抹掉……

啊，太可怕了，我真怕他！

然而，我已经无法摆脱他了。他那魁梧的体格，过人的臂力，更有那热烈的拥抱，疯狂的亲吻……这一切，都不会使我忘怀。

“喂！……”

他依然不动，眼睛紧紧地盯着前方的三首塔。我轻轻地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。

“总算到了！”

“是啊，这座塔，我们终于找到了！”
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转过头来看我。他的眼睛里闪出了狰狞的目光。我顿时觉得他是那样的贪婪，又是那样的执拗。

我感到似乎有一股寒气向我袭来，我颤抖得更厉害了。

“你怎么啦，音祢？怎么哆嗦得这样厉害？”

“没……没什么，不过……”

“哦！”

“三首塔是找到了，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，以后还是会发生的。太可怕了……”

“是啊，在你无可置疑地成为那笔遗产的继承人之前，继续发生事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！”

是否继承遗产倒无所谓。我只是想从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漩涡中挣脱出来。要摆脱这起事件，首先就必须甩掉身边的这个人。他之所以抓住我不放，只不过是出于那笔巨额遗产的幻影总是围着我打转，若即若离，尚未消散。

早在童年，人们就都说我漂亮；长到青春妙龄的时候，绝代佳人的美称也不胫而走。然而，我非常了解他。无论我长得多么漂亮，假如我身无分文的话，他是绝对不会来理睬我的。

哎！由于我摆脱不开他，在这波涛汹涌无边无际的血海里，顶着腥风，冒着血雨，我还得继续游下去，游下去……既不知游到何时，也不知游向何方……

突然，我心头涌起一股激流，犹如一阵狂风骤雨，摇曳着我的五脏，拍打着我的六腑。我一下子扑到他那宽阔健壮的怀抱里，发疯似的向他诉说起来。

“你，你可不要抛弃我呀！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也不离开你。你曾经发誓说：‘不论是上天堂，还是下地狱，我们都永不分离，就是死，也要死在一起。’你可千万别忘了你的誓言啊！你若是不想要我了，干脆就把我杀掉！”

“不会，不会的。在决定由你继承遗产之前，我决不会抛弃你的。你相信好啦！”

在决定由我继承遗产之前……我的心里掠过一道阴影，惶恐不安起来。但是，这一感觉刚一闪出，就又烟消云散了。他突然用力把我紧紧搂在怀里，夺掉戴在我眼睛上的那副遮人眼目的墨镜，吸吮起我的嘴唇来。

就这样，我在他的怀抱里，如梦如痴地陷入了虚无缥缈的幻境。

警察的追捕使我们终日惴惴不安，惊恐万状。虽然现在找到了三首塔，但是今后的境遇也不会有什么改变。而现在，就是眼前，一切惊恐，所有的不安，都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痛苦的回忆

究竟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？

去年，一九五五年春，我刚刚从女子大学毕业，还是一个不大懂得人情世故的小姑娘。我不想出人头地，也不想有什么作为，只是在家里小心翼翼、勤勤恳恳地做些事端，以便将来成为贤妻良母。然而，我这样一个平庸的弱女子，却在警察的眼皮底下销声匿迹了。从此我便开始了那种东藏西躲、四处逃窜的惊险生活。

在这三个多月的逃亡生活中，我的境遇瞬息万变。当我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往往不得不检讨自己的行为。

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我要仔细地回忆一番。

说来话长，待我从头讲起。最初的事件是发生在为我的伯父举行六十大寿的庆贺宴会上。

我的伯父叫上杉诚也，是某私立大学文学部的主任、英国文学专家。从很小的时候起，我就叫他伯父，我是叫着他伯父长大的。可是他并不是我的来伯父，而是我那过世已久的母亲的姐夫——实际上就是我的姨父。

我母亲有个姐姐，下面有个弟弟。姐姐叫和子，嫁给上杉伯父为妻。经上杉伯父撮合，妹妹节子嫁给了伯父的挚友、国语学家宫本省三，生下了我。我的名字叫宫本音祢。

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。十三岁的时候，母亲突然与世长辞。她患的是肺炎。在战争年代，妹没有得到及时的妥善治疗。母亲逝世不到半年，父亲又离开了人世。很明显，父亲是由于思念我那亡母，忧思过度，遭到丧生劫数的。父亲是多么爱我的母亲啊！

短短几个月内，我失去了母亲、父亲，又没有兄弟姊妹，我真的成了天涯孤女了。

我是多么可怜啊！上杉伯父见此惨状，便收留了我。当时和子姨妈的身体虽然很健康，但是一直没有生育。渐渐地，在他们的心目中，我已经成为他们的养女了。他们象对待亲生骨肉一样地疼我，抚育我长大成人。如果姨妈还健在的话，去年毕业的时候，我就可以作为养女过继到伯父家里来了。

然而，谁能料到，就在我毕业前夕，前年，姨妈身患乳腺癌，离开了人间。到去年，我的境遇突然发生了巨大变化……从那以后，我便在沾满血污的地狱里，在恐怖气氛的笼

單下生活。

要把这个故事继续下去，有两个关键人物必须介绍。

前面提到，我母亲还有个弟弟，他叫佐竹建彦，当然罗，我要叫他舅舅。当时，他四十五岁。

舅舅从一所私立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，就到一家商社工作去了。他聪明能干，是个很有前途的人。可是，在战争年代，当他尚未成家的时候，就被征入伍，在军队里吃了许多苦。大概是这个缘故吧，一九四九年复员回来后，他完全变了，和以前相比，判若两人。

究其原因，失业，是其中一个缘故。入伍前，他就职的那家商社，在他复员回来的时候，早已倒闭，于是，他失业了。他和战争时期的同伴结成一伙，进入黑社会，染指地下交易，养成了恶习，以至于越陷越深，终于不能自拔。他们贩卖吗啡，走私手表，专门干铤而走险的勾当。

舅舅入伍当兵的时候，我才十岁，我的父母还都健在。在他们的眼里，在这个世界上唯有舅舅才是他们最喜欢的人。学生时代，舅舅是一名触板运动员，身体强壮，性格也十分开朗豁达。他很疼爱我，“音祢、音祢”的呼唤声，总不离口。

看着舅舅日益堕落，我越发憎恨那场战争。去年逝世的和子姨妈，看着舅舅落到这样的地步，感到担心，也十分恐惧。虽然舅舅是她的胞弟，可是即使在伯父的面前，对偶然来访的舅舅，她也不表示欢迎。

然而，建彦舅舅并不因此而有所顾忌和畏缩。

手头上一缺钱，他就厚着脸皮，不知羞耻地来找伯父，并且还大言不惭地吹嘘一番。提到赚钱，有时候他倒也真能

赚得很多。但是俗话说，“不义之财，不得好花”。一有了钱，他不是搞女人，就是去赌博，转眼间就花得精光。

“你说的是什么呀，不久他就会省悟过来，痛改前非的。他本来就不坏，又是个聪明人，决不会象你一样地死心眼儿，一条道走到黑的。”

每当和子姨妈絮叨起舅舅的时候，伯父总是这样安慰她。每当建彦舅舅来的时候，伯父从不拒之门外，总是高高兴兴地请他进屋，笑眯眯地听他吹牛。到最后，舅舅厚着脸皮向他要钱时，他满口应承，决没有丝毫的不悦，而且立即将钱递给舅舅说：“你尽管花吧！”他的襟怀多么坦荡啊！我在心里默默地感谢他。

与这个故事有关的另一个人，叫品子。她从不会大声讲话。听说从前她曾经在新桥当过艺妓。那时候，上杉家衰败了，她卖身从艺，将唯一的弟弟——上杉伯父，培养成人。伯父之所以有今天，完全是品子的功劳。在上杉伯父看来，品子姑姑——我应该叫她姑姑——是他的姐姐，同时也是他的大恩人。伯父非常孝敬她。品子姑姑也非常关心上杉伯父，总叫他“诚也兄弟、诚也兄弟”，别人都十分羡慕这姐弟俩。

品子姑姑原来在涩谷购置了一套房子，收了几名弟子，每天教授花道、茶道，有些收入，伯父也贴补一些，她的晚年生活过得还是十分悠闲恬静的。姨妈去世后，去年，为了照料伯父的生活，品子姑姑迁出涩谷，搬到麻布街上杉伯父的家里来居住。

到底是当年新桥的一代名妓啊！她长得很漂亮，作为女子应该具备的修养、技艺，她也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

她比上杉伯父年长六岁，算起来，已是六十八岁的高龄了。然而，看她那“鹤发童颜”，在褐色圆领短和服罩衫的映衬之下，显得精神焕发、气度超群。她讲起话来，犹如和风细雨，无论是谁，都愿意和她亲近。

自幼我就受到父母的娇惯，根本没有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练。现在，和那个人一起，为躲避警察，东奔西跑，四处逃窜，终日惶恐不安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心疼痛得象被刀子刺了似的。我为什么这样狼狈不堪呢？下面就来讲这个故事。

百亿日元的使者

去年十月三日，是上杉伯父六十岁诞辰吉日。

他的亲朋好友、弟子门生，早在三月份就着手酝酿，为他操办一次隆重的祝贺活动。

上杉伯父作为一名学者，早已名扬四海，他对英国文学的研究已经结出累累硕果，著书立说，很有见地，卓尔不群。但是，他并不是一个光钻在书房里终日向案的人。他交际甚广。年轻的时候，他还喜欢戏剧，曾经亲自编写历史剧和歌舞伎的脚本，有一些还搬上了舞台。因此，在日本的戏剧界、歌舞伎界，他也颇有名气。此外，他还有强硬的政治手腕。别人有困难，他都能够热情帮助，他的晚生后辈、门徒弟子纷纷颂扬他的德行。就这样，他编织出了一张五彩缤纷的关系网。

到了夏末，为上杉先生六十大寿举行庆祝活动的准备工

作，仍作顺利地进行着。大家都说，越隆重越好。但是隆重到什么程度呢？是否尽如人意呢？却很难说。于是大家都期待着这一天。然而，就在伯父生日的半个月之前，突然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，却又与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事情。

啊，真是终生难忘啊！

去年九月十七日，我学完钢琴回到家里，看见门前停着一辆高级轿车。由于伯父广交结识，对此我也不太注意，也没有感到什么稀奇。我也不在乎有什么客人，便径直往屋里走去。女佣人阿茂迎出来说：

“您回来了，小姐……”

“回来了。阿茂，有什么事情吗？”

“噢，先生吩咐说，要是您回来了，先请您到客厅去。”

“好，我知道了。是不是有客人在那里？”

“是的。大概是那位客人吧。听说他有事情要找您。”

“哪位客人？做什么的？”

“好象是律师。名片上写的是丸之内法律事务所的。”

律师！听到这里，我大吃一惊。律师找我？有什么重大的事情，需要律师找我呢？

“长得什么样子，多大年纪？”

“上了一些年纪，不过比咱们家的先生要年轻得多。”

“嗯！”

我抬腿走过去，阿茂从后面紧跟上来。

“住在他袋的老爷也在。”

住在池袋的老爷，就是建彦舅舅。他只身住在池袋的高级公寓里，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。

“这么说是建彦舅舅陪那位律师来的罗。”

“不是，住在池袋的老爷，是先来的，律师在后。先生已经见到那位律师了。一会儿，又把大姑姑也叫来了。还吩咐说，小姐回来后，也要把小姐叫来。”

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，脸上也感到热辣辣的。是说亲的来了吧？

“好，我马上就去。”

我怕在客人面前失礼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稍事打扮一下，就来到客厅前，敲了敲门。

“谁呀？是音祢吗？”

上杉伯父的声音。

“我刚回来，来迟了。”

“是音祢啊！累了吧？快进来！”

说话的是品子，大家都称她大姑姑。不知为什么，她的声音有些发颤。我感到一阵心慌意乱。正要拧动把手，门却从里面打开了。是建彦舅舅开的。

“音祢，快进来。那位先生给你带来特大喜讯，你可别因喜受惊呀！哈！哈！哈！……”

不知怎的，我觉得舅舅的话中好象带有恶意，可是我抬起头来，却又看到他的眼神里似乎充满着感情。当然，一瞬间又消失了。我感到羞涩、尴尬、进退两难。

“音祢，到这边来。”

上杉伯父为我解了围，使我脱离窘境。我适时地走过建彦舅舅的身边，来到伯父的身旁。隔着圆桌，伯父的对面坐着一位很有绅士风度的人，五十岁左右，下身穿着带条纹的裤子，上身穿着黑色毛料礼服。他一边盯着我，一边站起身来。我的脸一阵发热。伯父也从椅子上站起来。

“她就是刚才讲到的佐竹善吉的重外孙女，宫本音祢。音祢，这位是丸之内法律事务所的黑川律师，为了你的事特意光临。”

“……”

我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，只好默默地低下头。

“长得多漂亮啊！快请坐。”

“请！”

等到黑川律师落座之后，我也挨着上杉伯父坐下了。品子姑姑在我的对面，用爱抚的眼光看着我。在这样的气氛中，我感到窒息，全身也似乎僵硬起来。

“黑川君，你先说还是我光说？”

“您先说吧。”

“好，我就不客气了。音祢……”

伯父的声音有些沙哑。

“你听说过佐竹善吉这个人吗？他是我的曾外公。”

“嗯，听说过这个名字。”

我虽然这样回答，但是心里却感到非常奇怪。介绍我，又何必提到曾外公呢？把去世已久的曾外公的名字提出来，在这种场合，有必要吗？

“那么，你听说过善吉外公还有一个叫玄藏弟弟吗？”

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问题，我疑惑不解，转过头，看看伯父的脸。

玄藏是我母亲和姨妈的二祖父，母亲和姨妈都是很忌讳提到他的名字。一提到他，她们两个人就压低声音，嘁嘁喳喳地耳语起来。

“听说过吧？”

“是的，听到过两三次。不过，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人？他大概在很早以前就死了吧？”

“没有，听说他还活着，快一百岁了，现在在美国，混得不错，发了财，是个富翁。他说要把全部财产都给你。”

“换成日元，有一百亿啊！哈、哈、哈……”

半躺半坐在沙发里的建彦舅舅摇动着便便大腹笑了。舅舅是最近才发起胖来的。

他们说的都是些什么呀！我越听越糊涂。

世上的难解之谜

“小姐，您感到震惊，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，这决不是没有根据的。美国一家享有盛名的法律事务所与我联系上了。那家事务所是完全可以信赖的。他们不久还要派人来。”

黑川法律事务所常常经办一些专利方面的案子，因此，与外国的律师们交往频繁。这是一家相当有名的法律事务所。当然，这些都是以后才知道的。

我不了解详细的情况。此时，我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之中。

百亿日元的遗产继承人就是我？我这才仿佛明白刚才建彦舅舅为什么对我狞笑。

“太突然了，我又不知道详细情况。玄藏要是还活着的话，为什么直到现在仍然杳无音信呢？”

“是啊，那边的情况我也所知无几。是不是他有难言之

隐，自己虽然健在，但不得不匿影藏形呢？听说至今他仍然隐姓埋名，假称陈和敬，一直让人相信他是中国人。”

“是做了什么亏心事逃出日本的吧。音祢，你没有听说过吗？”

噢，我明白了。人们曾经怀疑佐竹家出了杀人犯。恰巧佐竹家里又有人至今去向不明，这就是姨妈和母亲饱吃苦头的根源。被疑者，或许就是玄藏。当然，建彦舅舅应该深知此情的，可是……

“他说要把全部财产都给我，不过……从亲属关系来说，建彦舅舅要比起我近得多啊！”

“是这样，小姐。因此，就提出了一个条件！”

黑川律师皱起眼角，笑着继续说。

“小姐，您听说过高头俊作这个名字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他是谁？”

“噢，您不知道。他生于一九二七年，如果还活着的话，今年二十九岁，比小姐大五岁。条件嘛，就是要您跟他结婚！”

听到这里，我感到十分不悦，我也是人啊！我有我的追求。一百亿，这个数目确实很大，为了这个数字附加条件，简直是亵渎人格！

“律师先生，您刚才讲，如果还活着的话，那么……”

“是这样，小姐。现在，我们还不知道他的住处。我已经采取了紧急措施，正在寻找。上杉先生讲，还要雇侦探寻找。”

“音祢，想想办法，还是能够找到的。譬如充分利用报纸、电视什么的。”